

为了让母亲晚年生活的幸福一些,我把她接到了我所工作的城市来住。母亲来到我家以后,做出了一些与城市人格格不入的事。

接她来的那天,我们一家人在天外天大酒店为她接风洗尘。落座后,我与妻去洗手间,回来时,只见母亲坐在了刚刚离去顾客的邻桌边,旁若无人地大口大口地吃着人家剩下的饭菜,她的举动把饭厅内的其他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我与妻见状,马上惊慌失措地走上前去:“我们已经定了饭菜,您怎么能这样做呢?羞死了。”她不在乎地说道:“剩下这么多饭菜,扔了怪可惜的。又不是偷的,抢的?怕啥?”把我与妻弄的不知如何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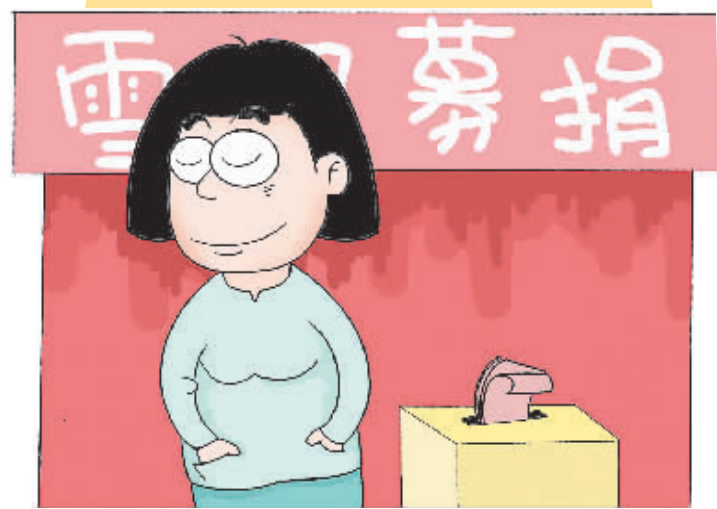
母亲来到我家以后,就把做饭全包了。她买菜时,总是买最便宜的,有时,还拣人家扔的菜叶。就连用水也算计着用,淘米水留着洗手,洗手水冲厕所。我们多次告诉她:“我们现在的收入还可以,不用这样俭省。”她听了,只是一笑了之,过后,仍我行我素。惹得四邻八家背地里都冷嘲热讽地讥笑她,并给她起了个绰号:“寒酸婆”。

过了一段时间,母亲又做出了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到各家去捣破烂,定期去买,虽说卖不了几个钱,但也自得其乐。对

生活空间

母亲的义举

马光



母亲的这个举动,人们讥笑她的同时,也背地里戳我们的脊梁骨说我们不孝顺。为了制止母亲的荒唐举动,我与妻婉言劝她:“我们定期给您些钱,别再给我们脸上抹黑了。”但是母亲说道:“怕什么?废物变宝光荣。我做我的事,让他们说去吧!”看着母亲这样固执,我们感到很是无奈,甚至产生了把她送回老家的想法。

这一日,单位里召开为南方雪灾募捐活动。我随大流捐了100元钱后,坐在乱糟糟的台下,等着散会。此时,母亲风尘仆仆地来到会场。维持会场的工作人员高声说道:“去!去!这儿可没破烂。”母亲也不答话,径直向台子上走去。此时,人们的眼光“唰!”的一下向我刺来。我不自在极了,心里“咯噔”一下,心想:“遭了,母亲不知又要出什么洋相了。”我正要去把她拉回来。只见母亲从怀里掏出了一叠子钱,庄重地对着登记人员说:“这是我平日积攒的1568元钱,我把它捐给南方遭灾的百姓。”说完把钱交到了收钱人手里。

母亲的举动一下子把原来还乱糟糟的会场震得鸦雀无声,继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泪眼模糊地向台子上望去,母亲的身影此时变得无比高大。

图/涛涛

万家灯火

冤枉

寒雪



家里的电脑桌坏了,老婆吩咐我去家具城买一个。

刚进家具市场的大门,就听一个熟悉的声音喊我,定睛一看,是我初中的同学大刚,上学那时候,我俩好得恨不得能穿一条裤子,这一晃有几年没见了。他在这开了一家家具店,我大喜,这不是正碰上来了个枕头吗?

我挑中了一款浅灰色的电脑桌,样子也挺时尚,问价钱,他沉吟一下说:“你给我三百元吧,别人问起来,你可不能说实话,心里有数就行了。”我连连点头,说改天请你喝酒。

回家向老婆邀功,老婆也挺高兴,表扬说这次差事办得不赖。

傍晚,小姨子打来电话,她刚搬了新家,邀我们共进晚餐。遂兴冲冲地跑去赴宴。

到了小姨子家,挨个房间参观,一进书房,我和老婆同时发现那和我们家一模一样的电脑桌,一问,他们买的才二百元,就上下下看,想找出不一样的地方来,可仔细看过才知道,竟是一个生产厂家东西,又问姐夫原来也是在大刚那买的。我心里暗骂:这小子,连老同学都黑,太不地道了!正在咬牙切齿,一旁的老婆阴阳怪气地说:“怎么回事呀?里边有什么猫腻,今儿你不解释清楚我和你没完。”我平时最怕老婆用这种口气说话,心里一阵紧张,好像中间真的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忙着解释:“老婆,我让人黑了,我交友不慎,我、我、我……”老婆哼了一声,待要再说,一旁的小姨子一把把她拉了出去,隐隐地我听到她说:“算了,姐,男人嘛,想办法私吞私房钱,也是可以理解的嘛,你别当着大家的面,让他下不来台。”老婆哼了一声说:“一次就敢贪污一百元,胆子也太大了,不不加惩罚,以后就更没王法了。”我冤枉呀,忠心耿耿的我,怎么莫名其妙就成了贪污犯了呢?看着张口结舌的我,妹夫埋怨道:“我说哥哥,你也太不小心了,不是我说你,你的数字可有点大,一次就敢一百元,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赶快退赃,争取个好态度吧,不然就我姐那脾气,有你受的。”我喃喃地说:“退赃?我去哪找这赃呢?”妹夫看我这狼狈相,一咬牙,仗义地小声说:“得,兄弟有难,我不帮你谁帮?”一扭身,悄悄地掩上门,鬼鬼祟祟地从书柜上拿下一本词典翻开,从书页中抽出一张崭新的大钞,说:“拿来,补你的窟窿,咱哥俩互助吧,等我有难了,你再帮我。”

给一个久不见面的好友打电话,告诉她,我学会了做披萨,问她哪天有时间来我家做客?电话那头是一声悠长的叹息,她说,她现在是十个十足的陀螺女人,升了职,加了薪,老公要陪,孩子要管教,还要回家看父母,自己健身的时间都没有,哪有时间来享受一下“小资”聚会啊!放下电话,我理解地笑笑,我自己何尝不是一个陀螺女人呢,晒晒我的一天,看看我算不算是个快乐的陀螺女人。

早晨,孩子上学走后,离上班时间还有一个小时,我提着抱把和昨晚洗菜渣日的半桶水出家门,因为今天是我家值日,打扫楼道卫生,从我家住的三楼开始,一直扫到一楼,半桶水变得浑浊了,而楼梯变得清洁了,遇到邻居匆匆下楼,他不忘冲我赞赏而又感激地一笑,我的心情也因此灿烂了。

骑着电瓶车去上班,依然是第一个进办公室,回味着老总刚才对我说的那句客气话:“呵呵,看来今天的状态,一边把同事废纸篓里的垃圾跟自己的和在一

去年,我有幸参加了一次国际性的华裔选美活动。

选美,想象不过是更换着几款主题服饰走秀,有那么多名女子敢走上舞台,我为什么不可以呢?可是仔细阅读比赛章程,留意到选美竞赛不可或缺的一项,是必须接受泳装表演。于是,对组委会发出的报名约请,我迟疑起来,去还是不去?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是我认为最不可能同意我去参加选美的妈妈支持了我。

我一直认为妈妈是相当传统的,报名前的那天晚上,我与妈妈通了越洋电话,当我拐弯抹角而最终装作不经意地把话题设定在报名选美上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大洋彼岸的妈妈竟莞尔说,“我看你可以去,经历就是财富嘛!比基尼也没什么可怕的,不就是一件服装嘛。”

在培训的日子里,我成了名副其实的木偶,只要镜头一开教练说“微笑!”我就微笑,教练说转身,回头,我就转身回头。回到家我依然不辞辛苦地反复在穿衣镜前比试着我的新装,想不好该怎么走向

域外见闻

在美国参加选美比赛

周天意

舞台,虔诚虔诚地设想可能出现的每一种尴尬。

选美除了泳装之外的两个主题是旗袍和晚礼服。晚礼服是主办方提供的,湖蓝色底白色印花旗袍,显得别致且典雅。在旗袍环节里可以说我是从容淡定的,我知道该以什么样的清幽漫步,该以什么样的腼腆微笑,以什么样的自我介绍的人生履历,什么样的伶牙俐齿回答万变不离其中的提问。可惜的是,没有人让我一直流连于这个环节。

前奏曲的节拍就像是教练站在扩音喇叭背后一边数着5、4、3、2、1,一边催促着你赶紧上台,麻木的四肢在五彩的灯光照射下似真似幻。幕布在掌声与喝彩中拉开,我摆好了自己的造型,心里想:要笑,要笑!当鼓点开始奏乐,我起身走向舞

台前方。比基尼上的小吊带装饰都跟着摇摆,我踩着先前演练多次的模特步轻飘飘地走着,没有重心了,越来越紧张,怎么办,千万别摔倒……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笑的,更忘记了用眼神和评委们的沟通,只是自顾自地叨咕着,还有一步,再一步,就要走完了……唉!如何指望有什么美感,只要不出差错就是老天保佑了!

如果说第一次尝试需要的是勇气,第二次,我懂得了它更需要的是理解。当我代表休斯顿走向全美舞台的时候,当我和来自美国65个城市的选手比基尼佳丽在舞台上挥手向观众问好的时候,我不再怯懦,并对比基尼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比基尼是美丽的,美丽是需要展示的,而美丽是没有国界的。

人生感悟

闲话格调

程勤华

朋友在乡下造了一幢别墅,造型尚可,墙砖却是紫禁城的颜色。在绿树成荫,麦田绵延的乡村田野,突然看到了一座紫禁城,你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别墅的围墙大得我让我目瞪口呆,让我想起某个乡政府大院,院子里有水泥石砌的水池,很大很深,养了很多红色的金鱼,单看那些金鱼,我以为自己在杭州“花港观鱼”。水池用不锈钢的护栏,屋门前却是白色的木篱笆。朋友说挖个水池就花了好几万。我只看出主人花了钱了,但没有看出一点点的“美感”来。我问朋友为什么不请人设计一下庭院,他说这样好,有格调。我听了差点晕过去。

早上,我为女儿热牛奶。平时,我把牛奶从冰箱里取出来,倒在一个透明的玻璃杯里,放在微波炉转40秒。可是那天早晨我突发奇想,用女儿小时候的奶锅在女儿热牛奶,把热好的牛奶倒在一只蓝色的小碗里。女儿没有去碰那碗牛奶,自顾上学去了,我追着女儿喊:牛奶喝了再去。女儿回答我说:我从来不用碗喝牛奶。我懵了,牛奶倒在碗里怎么就不能喝了?回答是:没格调。我恨不得拿自己三个嘴巴,把她送进私立学校,沾了一身

坏毛病,跟我讲起所谓的格调来了,她懂什么叫格调吗?

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把“格调”两字挂在嘴上。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说,他在北京听意大利歌剧,看俄罗斯芭蕾,周末开派对。他的总结性发言是:我的朋友都有格调的。我当场脸红,他说的我一样也没亲历过,看来我是配做他的朋友了。

我搞不明白,为什么凡事都要和格调两字联在一起呢?法国后现代大师罗兰·巴特说,所谓格调就是:“有点钱,不要太多;有点权力,也不要太多;但要有大量的闲钱。可以读书、写作,和朋友交往。喝酒,听音乐,旅游。”这个名词解释我十二分的喜欢。我好像有点明白什么叫格调了。格调不就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吗?真正的格调是没有条条框框的,那些附加在格调上的形式,都是对格调的曲解。牛奶想用碗喝就用碗喝,听不懂意大利歌剧可以在家听音

心灵驿站

陀螺女人也快乐

李疏影

望着尊敬的班主任,再望着儿子红扑扑的脸蛋,我的心因释然而快乐了,随去熟食店买了两份鸡翅,一份给儿子,一份下午上班时,带给那为我辛苦的老师。

下午顺利送去报表,刚出税务局大门,原本想打个时间差,逛逛精品店,给自己买套新款内衣。却又接到公司的催促电话,一份几十万的银行办承兑汇票,在等着我办理!我只好回公司,又马不停蹄奔往银行,在等待办理业务时,还不忘欣赏大厅回廊里银行职员的摄影作品。

临下班时,一边备份当天的数据,一边接到北京出差的老公打来的电话,他说工作提前结束了,已经买了回家的

车票,还不忘殷勤地问:“老婆,你想要些什么礼物呢?”我忽然想起一本一直没有时间买来的书,随了个单子,告诉他,去书店帮我买几本书吧!老公适时地恭维:“老婆的内秀,无人堪比!”我听了,暗暗得意,再忙,我也不能忘记进补家的路上。

回家的餐桌上,去了农贸市场,有个年轻农民在卖自己菜地里的新品白菜,好多人一边挑菜,一边掰掉好多白菜叶子,年轻农民一脸的无奈,而我一片菜叶都不会掰掉的,那些碧绿的叶子,片片来自汗滴禾下土的辛苦,我真的没有理由践踏,没想到,在我交完钱后,这位朴实的农民非要再赠我一棵白菜,他不吝我拒绝地说,没别的意思,就冲你这位大姐,素质高!我的心因感慨而快乐了一路。

夜晚,结束了一天的劳作,洗漱完毕的我,换上休闲的睡衣,在窗前看城市的灯火阑珊,想着明天依然忙碌,却不觉得苦。现代生活,人人都是紧张而忙碌的,不要总惦记着“忙碌”的辛苦,要发现那些“忙碌”的快乐。

1601年,阿姆斯特丹有几个商人在小酒馆喝酒聊天,一位商人无意中提到马要购一批香水到法国销售,但上个月买了不少东印度公司股票,手中资金不足,早知就不买了。

只要船一回来你就可以获得大笔分红啊。朋友说。

我在香水生意上能赚更多的钱。商人沮丧地答道。

几个朋友商量了一下,提议说正好他们有些现金,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把股票转让出来,他们将稍稍高出银行利息的价格买入。

商人欣然答应,就这样,几个商人做成了世界上第一笔股票交易。

后来商船安全返回,持有股票的商人人都获得丰厚的分红,而卖出股票的商人也在香水生意中赚了大钱。他们意识到买卖股票是一种不错的融资渠道,于是定期到小酒馆进行这种股票交易,而且加入的人越来越多,渐渐形成定期的交易模式。

这就是世界上第一个股票市场。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颇让一些正统经济学家为难,几十年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一直把股票与“寄生”、“腐朽”联系在一起,现在它堂而皇之出现在公众面前,怎么解释?

学者很快研究出一套理论指出,股份公司、股票和股票市场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主义在坚持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可以利用这一方式积累和集中社会闲散资金发展经济。

有人追问:“不是说劳动才能创造财富,利用股票赚钱、吃股息不是寄生虫行为?从事股票交易的人算劳动者吗?”

经济学家们被惹急了,当即撰文反击说,小毛孩,光知道炒股赚钱,没见过股灾吧,股灾来了能让你倾家荡产,把裤子都赔掉。

这是中国股市早期的风险教育,虽然直白,但很到位。

既然股灾如此可怕,为什么甘冒风险将它引入呢?不是自寻烦恼吗?我们需要重新确认一下股市的作用。

这是个老问题,几十年来大家熟悉的答案一直是:股市帮助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融资。

很遗憾,这个答案是错的,我们都被经济学家误导了。

我们先来比较中国、美国、日本三国股市的融资情况。按股市每年融

资平均余额计算,美国股市融资约占GDP的1.6%,中国是0.86%,日本最低,仅为0.42%。由此可见,股市融资

的功能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重要。从另一个角度看,像微软这种纯粹依靠智慧和天才的软件公司,并不需要从市场融资扩大再生产,可它为什么上市呢?

这就是可爱的经济学家们想千方百计回避的字眼:投机。

股市是借投机行为拉平社会收入与财富的分布,使更多的人通过股票分享经营性资产的升值。

举个例子,假设我是董事长,掌握某集团100个亿的资产,现在集团整体上市,由于大家对集团前景一致看好,股民们从银行取出110亿购买股票,我获得110亿后再存入银行。

大家看清楚,这个过程中银行存款总额没有增加,我虽然赚了10亿元,代价是集团的股权分散到股民手里。今后集团产生的赢利将被股民们分享,而他们还可以根据对企业的预期和未来的财富愿望不断组合手中的股票。

当然这只是一个比方,实际操作要比这复杂得多,企业所有者不可能把股权全部出售,他必须控制相当比例的股份以继续掌控企业。市场上会有一些实力雄厚的投资者购买尽可能多的股票,从而在操作中拥有主动权,这就是所谓的机构或庄家。

股市的第二个作用是为整个经济和社会提供价值评估信号,俗称经济的“晴雨表”。

股市通过连续交易使股票价格实时地反映相关信息,让某些行业的股价上涨,某些行业的股价下跌,以此来帮助人们更清楚地判断哪些行业、哪些项目更受投资者欢迎,更有投资价值。

尽管个人创业、私募基金、房产等并不是与股市直接相关的投资,但所有这些投资与创业的方向和决策都间接受股市发出的价值信号影响。

例如国家调控房地产业,收缩银根,提高首付。受此影响,凡是有房地产业务的企业股票都发生不同程度的下跌,股市就向社会发出这样一个信号:房地产业板块全线走低,房地产业务不容乐观。

因此股市发出的价值评估信号对整个经济举足轻重。

对中国而言,股市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作用:促进国有企业转型。

国有企业曾经享受过百般优待,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进入市场经济后,国有企业还会亏损,还会出现资金短缺,国家不扶持,银行不敢贷,怎么办?只能到股市里融资,怎么融?用国有股权交换。

连载

这时,天光四合,四野俱黑。我不敢闭眼,虽然已经极度疲倦,可路途的险恶使我不敢疏忽,我瞪着眼睛看路,以便发现情况,及时给司机提个醒。

忽然,没有路了,是未建完的隧道。两车驾手慢慢地试探着前进。看那里面象漆黑的魔窟,地面比沼泽还可怕,深一下,浅一下,车左右摇摆,上下弹跳,飞溅的泥浆模糊了车窗,令人胆战心惊。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经过二十多分钟的魔战,终于走出这片地狱。

隧道一过,前面有人了,有车了,那车和人都原地歇息,原来这一带大山都是滚石,公路维护人员特意在晚间车辆少时清理松动的石头,过往车辆只能停车苦等。

等车时与当地入聊天,得知这里是大渡河。看来,我们无意中追寻着红军,夜走艰险的大渡河,也算是重走长征路吧?

晚上21点30分,我们终于到达了一个较大的镇子。那镇名比较特殊,叫做:姑咱镇!历时16个小时,全天行程500公里,都是清一色的山路。7野驴横行天堂

8月13日,我们8点半出发,姑咱至康定35公里,半个小时就到了。

一曲《康定情歌》,醉了天下人,将原本就是历史名城的康定,唱得更加令人神往。车驶进康定城,象走进一幅山水画中,路边是清澈奔腾的大河,周围被一座座大山亲切地拥抱着。这里的民俗小吃很有名,休闲打听到一个老字号饭店,品尝了豌豆做的酸辣粉,还有闻名的绿豆凉粉。

早餐后,我们继续上路。快出城时,没有找到路标,我和教授下车问路。见到一个司机,问:“去雅安怎么走?”

司机看我们车来的方向,问我们怎么来的?我们说是从姑咱来的,他叹道:“那不对了,走反了,还得回姑咱,沿着大渡河走!”

这下傻眼了,又走错了路。刘建遇事显得很沉着,平静地说:“不用上火,那就等于是特意来康定一游,看看跑马山。”

我和刘建上了车,镇静地告诉苏东,“调头吧,咱们又走错了。”好像没多大个事儿。

苏东眼睛瞪大了,说:“不对啊,我查的地图,沿着318线走,就应该对。”

刘建说:“人家是当地的司机,没错!”

苏东道:“真是见鬼了,我看地图

明明是这个方向,怎么走反了?”他不服气:“我绝对不会错,那就是地图印错了!”

见他这么犟,我一字一顿地告诉他:“地图绝对不会印错,是你看错了!”

他决不认输,拿出地图,一下就找到康定,沿着那条红线找到雅江,他指着地图,让我俩看:“这上就是那么印的,深一下,浅一下,车左右摇摆,上下弹跳,飞溅的泥浆模糊了车窗,令人胆战心惊。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经过二十多分钟的魔战,终于走出这片地狱。”

他忽然在地图上看到相反方向的雅安,一下明白了:“你们是不是回的雅安?”

我心里有点察觉,答:“是啊。”

他的声音一下提高了8度:“你俩睁大眼睛好好看看,咱们奔的是雅江,而不是雅安!”

我俩一看,可不是吗。怎么可以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只差一字,谬之千里,幸亏苏东犟,不然明明正确的路线却要指挥错了。

苏东有坚持真理的得意,也有几分对真情的失落:“亏你俩还是教授呢,真不可信!”

出了康定,迎接我们的是一座座越来越高的千山,海拔从两千六百多米渐渐升到四千多米。

高原反应开始侵袭每个人了。我下车拍照,仅走几步,就像腿脚摆舞似的。可我精神一点也不紧张,因为我已进过一次藏,内地来的人,几乎人人都会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只要注意,尽量少运动,过个五六天,高原症状就会减轻。

刘建见我有点晕眩,开玩笑地说道:“这不严重,还没像孕妇呢!”其实他此时已开始头晕。

哎,没走多远,真看见像孕妇的牦牛偷粪,夜半遇雨

行驶在海拔4700多米的折多山顶,景色美极了。

2号车用对讲机与我车联系:“01,01,我是02,可不可以在这里扎营?”

我觉得适应高原要循序渐进,“02,我是01,这里海拔太高,向山下走,找有水的地方!”

大家都使劲地撑起有点发沉的眼皮,向车窗外寻找,几乎在同一时刻发现了山凹处的溪流,河边是青绿的小草。

两辆车象充了电一样,精神抖擞,飞快地疾驶过去。这里海拔4300米,对我们来说有点陡,初上高原,理应逐步适应。但大家都迫不及待了,这是我们上路以来第一次露营。